



由于这种文明高度地维系于神学体系，神学征服所毁灭的就不只是一套表意系统，而是文明本身。

心的部分当然不会是武力征服，不是杀人盈野的暴力美学，而是神学上的征服。而这种文明只要在神学上被打垮了，它就从根本上被打垮了，大规模的抵抗及其对方的武力碾压根本就不会发生。三星堆遗址恰好就是这样一个文化遇难现场，一个大规模的“燔祭”现场，外来的征服者要在这里仪式性地毁灭三星堆文明，通过砸毁和焚烧它的治国重器。——这意味着，我们今天在这里有幸目睹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华美器物其实是经历系统性焚毁之后的残缺之物！

文化的“殉难”？文明的成长

由于这种文明高度地维系于神学体系，神学征服所毁灭的就不只是一套表意系统，而是文明本身。经此文化劫难之后，城市还在，但城市生活已不复存在，市民回归乡野，文字很快无人识读，对于后人更是如此。今天三大青铜文明的文字（爱琴文明的线文 A，Linear A；印度河文明的印章文字；三星堆的“巴蜀图语”）都陷于无法释读的尴尬局面。无法释读的意思是，虽不断有释读的尝试，但始终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这种无能是根本性的，源于后人面对彼岸文明（文

化断裂了的文明）的内在的冷漠，就像现代埃及人面对金字塔一样，或许会发出感性的惊叹，但绝不会产生精神的交流。

但是，文字是文明的真理。没有文字女神的点化，太多的问题将注定成谜，比如我们在三星堆考古中经常会问到的那两个问题：1）毁灭三星堆文明的究竟是谁？2）造型奇诡的青铜纵目人像意味着什么？

先说第一个问题。轴心文明当然与这些青铜文明有接触，否则青铜文明作为试错过程，轴心文明基于这种试错过程的性质都无法确立。三星堆发现的青铜尊和罍证明了它与华夏殷商的往来，而且考虑到这种礼器的特殊含义，这种往来应该不仅是贸易的，同时还是文化的和政治的。但是，在青铜文明的谋杀现场，轴心文明都有不在场的证据——印度雅利安人和古希腊亚该亚人都是在各自的青铜文明死亡

几个世纪之后才南下到达现场的，商（朝）人则从未跃马长江——在历史上，商人满足于商贸往来而不是到处开疆拓土。由于上文已经提及的原因，灭掉三星堆文明的可以是周边任何一个“无名”的蛮族，但这个推论仍然没有解决那个问题，我们仍然不知道灭掉三星堆的究竟是谁？

围绕着青铜纵目人像，引起关注的主要有两个方向上的解读：一是根据它与古埃及某种器物形象的相似性推断它的埃及出身，从而证明三星堆与中东文明的源流关系；二是根据后人的历史记载——《蜀王本纪》以及《华阳国志·蜀志》两处文献均提到了古蜀人“其目纵”的特点——把它作为一种写实主义的艺术再现。就这两种说法纯粹建立在相似性（而且是表面的相似性）推理之上而言，这跟把三星堆看作外星人的文明——纵目人就是外星人——的说法在逻辑上并无根本的差别。这样说当然不是否定三星堆与中东文明的源流关系，而是质疑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为什么要用如此直白的方式来证明。

可以推想，类似于三星堆这样的文化遇难现场也应该存在于克里特岛和印度河流域的某处。三大青铜文明以自身的劫难证明了，文明在离开中东之后继续维持这种高强度的精神统治（以及同时意味的精神/世俗力量严重失衡）不仅是不合时宜的，而且是危险的，这样它们的遇难又成为某种带有主动色彩的文化殉难，其试错的意义将在它们各自主体文明（轴心文明）的丰盈的成长中得到历史性的彰显。（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下图：在《华阳国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悠远的古蜀民风。

